

2023 年 9 月 5 日  
| 星期二 |



# 大山深处，我一一路走来

◎岑国义

## “蔗往共饥渴”，挑肥又拣瘦

小时候做一顿饭最少得两个人，一个人使劲“咣当咣当”拉风箱，一个人锅台上忙活，或炒菜或剃面。如人手不多，女主人要一边烧火一边做饭。揉面时火不旺，就抓把羊粪扔进灶膛，手在围裙上抹两把继续揉面。吃饭时有滋有味的，再说肚子叽里咕噜乱叫，填饱肚子要紧。有时快吃完一翻碗底，一个羊粪蛋在里面。别人不可思议，但细细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用炭火做，羊粪蛋跑不到锅里。用天然气、电磁炉做，更不会到锅里。关键当时都用羊粪烧火，羊粪蛋跑锅里也就防不胜防了。

我十岁前从没想着吃好，只盼着吃饱，不管啥填饱肚子算数。我八九岁时，有一次和婶子去表姐家，正赶中午饭点上，走了几个小时的我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。表姐家两个人，我们去时养剃面刚下锅，表姐看我俩去了，抓起马勺舀一马勺水倒进锅里，过几分钟锅滚了，饭就端上来了。虽是一满碗，但一筷子挑不起几根面条，唏哩呼噜两碗下肚子，还想吃锅却见没了，回家时走一路饿一路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每月补助 30 斤米面，这是最引以为豪的，因为当时白米是缺货。几年后，市场放开了，粮库和市场一个价，大家都能吃上白米了。

刚教书时，有些老师爱喝个小酒，喝完 AA 制。农民眼热，不断赞叹：“人家到底是挣工资的。”当年有工作和没工作差别很大，挣工资有几个活钱，农民家里粮多，但换不成票子，也有羊，但没人买。2000 年后，农民有大把的钱，想吃啥就吃啥，每到时令节气杀一个整羊，把人馋的。职工周末还爱喝个小酒，还是 AA 制，而农民忙时各自忙，刮风下雨下雪就杀个羊“过天阴”，今天你家坐庄，明天他家坐庄，天天像过年。

## “稳暖旧衣裳”，身穿绫罗缎

小时候听过一件真事，当时我十岁左右。有个小伙子去女方家相亲，衣服是借的。过段时间姑娘来看家道，小伙子又把衣服借来应付。谁想衣服主人对象没打招呼也来看家道，主人穿得烂，进不了门，打发弟弟去找自己的新衣服。弟弟到借衣服人家里，都在吃饭，小伙子穿着新衣服跑前跑后。弟弟不谙人事，当着姑娘一家说：“我嫂子也来看家道，我哥来拿我家新衣服。”场面一下尴尬了，大人赶紧说：“你先回去，随后把衣服送回去。”不料小孩站在原地说：“我哥还在草窝里，衣服拿回去才能进屋。你把衣服不拿来，我就不走。”被逼无奈，小伙子把衣服脱下来让拿走了。好在姑娘家也理解，当时都穷。

山里人的衣服，永远补丁摞补丁，几年才换一身新衣服。平时舍不

得穿，只有谁家过红白事才穿一下，跟完事赶紧收箱子。因此当时都把新衣服叫“跟事的衣服”，和谁说起“跟事的衣服”，那一定是最能拿出手的衣服，也是最好的衣服。每家有好几个人，新衣服不可能人人有，最多一件，谁出门谁穿。

“跟事的衣服”可有可无，跟事时没新衣服，可以借。结婚衣服必不可少，有些家里实在穷，结婚衣服也借，结完婚赶紧还给人家。至于瞅对象衣服，有固然好，但大多数没有，也只能借。谁家有新衣服，附近人外出逛事，出去相亲都借，毕竟有钱人并不多。

我是家里老小，吃东西沾光，有好吃的，父母先紧“老疙瘩”儿子。但穿衣服上，有新衣服大哥穿了二哥穿，二哥穿过轮到，到我时已经补丁摞补丁，甚至有时还没轮到，已经不能补了。

以前做新衣服，先看谁出门，让扯回一截布，然后找裁缝剪，裁缝家有缝纫机，就顺带做了。裁缝家没缝纫机，再看谁家有机做。做一件衣服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上世纪 80 年代后才有卖衣服的，娶媳妇子嫁丫头才不用发愁。

以后穿衣服不光要质量，还要样式，绫罗绸缎应有尽有。以前乡村和县城相差一段距离，县城和省城相差一段距离，省城和京城又相差一段距离。现在京城有的省城有，省城有的县城有，县城有的乡村有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极爱和人开玩笑。当年人都想穿结实的料子衣服，但一则太贵，再则买不到，只能一直穿棉布。现在一直穿料子，穿烦了，就想穿棉布。但棉的一则买不上，再则买也不是纯棉的，这不知道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

## “屋上无片瓦”，新居有春秋

窑洞被称为“冬暖夏凉的神仙洞”。冬天只煨个热炕，里面热乎乎的。低矮的窑洞，破败不堪，被烟熏火燎的，墙上到处吊着黑长的尘灰絮。有些院落看起来年代久远，既苍凉又原始，还带点鬼斧神工的感觉。每个窑洞顶都有个透气天窗，常出烟出气，像乌鸦洞一样。不论哪家窑里，前面都是炕，后面都是锅台，炕与锅台间用个一尺多高的炕墙隔着。吃饭睡觉一个屋里，如果来尊贵客人，进门先上炕。主人热情地让你“坐下坐下”，那只能坐炕沿上。最高规格的招呼就是鞋脱了坐炕上，背靠炕底摆的被子上。

山里人不爱坐，只爱蹲。把蹲不叫蹲，叫圪蹴。遇到难心事，就双手抱头，圪蹴在墙根下，圪蹴在门楣上，一圪蹴几个小时。饭做好后，锅锅上炕人上炕，一家人圪蹴在一起。最多一个炕桌，这就是所谓的家具了。

农民打窑方便，不用花钱，只出蛮力就行了。虽说窑洞省钱，但要土好，土不好易塌方。凡是住窑的，不塌方是不可能的。窑洞塌方经常听到，我遇到过几次，只是没伤人。

不是不想盖房，而是盖房成本太大，有的地方连砖都拉不进去。参加工作后，在乡上教书，住的砖瓦

房，过了十几年，又在县城买了楼房。但说起当时农村住的窑洞，虽不害怕，但想起来心里发颤，从心底我不想回去。

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后，安全住房成必备条件。国家补助盖房，有些农民留恋窑洞，又补助让用砖箍了。年轻人向往砖瓦房，就盖砖瓦房，年老人喜欢住窑洞，就把窑洞用砖箍了。我在农村长大，楼房住了几年后，再回老家，吃饭睡觉能行，就愁上卫生间。前几天回到老家，以前老院子的窑洞全部用砖箍了，里面都是楼房的布局，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，吃喝拉撒不出门。



风景如画



### 作者简介

岑国义 70 后，偶有作品发表。教书 21 年后转行至文博单位。



麻黄山风光



荞麦花开

## “且喜赋敛毕”，幸闻有补贴

上世纪 80 年代，我只有十来岁，天不亮乡干部要到农户家收税。农户住得分散，土地不在一起，早早把大人等上，是为了不用三趟五趟地跑。当时收税种类单一，农业税按土地亩数收，村上乡上都有数据。牧业税按羊牲口只数收，主要在羊只数上闹矛盾，要到羊圈门口数。包产到户后，自己有了土地，农民把土地当命。乡干部来收税，只收很少一部分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哪能不愿意缴税？当时收税，数额并不大。再说，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，谁也不认为不应该缴。所以，农民对各种税收，都缴得愿意，缴得高兴。只要乡上来收，从不说二话。

人类进入新千年，山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股徐徐春风吹遍大山深处。2004 年，党中央以“一号文件”形式，宣布用五年逐步取消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，取消农业税的目的，就是为增加农民收入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。

## “垂死病中惊坐起”，大病小病全报销

1986 年我念初二，放暑假后天天放牲口，有一天玩耍时不慎从十几米深的沟里滚下去。沟深坡陡，全村人出动，才把我抬上来，先到距离最近的大水坑镇医院，大夫说治不了，又转到银川解放军第五医院。右胳膊腕、左大腿骨折，治了 40 多天才出院。回家后炕上躺三个月，拄着拐子行走，过半年扔开拐子蹒跚走路，第二年正月开学又去复读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住院一共花了 2750 元，这是发票上的数字，还不包括平时零花，这在 1986 年不是个小数字。当时一个绵羊十几块，一个山羊十块，一头驴一百多元，上好的骡子才三四百元。

发票 2000 年前后我还见过，这几个数字看得特扎眼，看一次揪心一次。1986 年，当时农村娶个媳妇最多 1000 元。2750 元一家人不吃不喝需三四年的收入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民普遍皮实，头疼脑热扛扛过去了，实在扛不过去，先到村卫生室买点药，花块儿八毛的。还不见好转，再套驴车到乡卫生院，大夫说“不要紧”，于是满心欢喜，花三元买药回家。如果大夫神色凝重地说：“还是到大医院看看。”大夫刚说完，病人就不对

2005 年 12 月，中央又作出决定，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《农业税条例》。《农业税条例》全称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》，是 1958 年 6 月 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6 次会议通过的。想一想，《农业税条例》从公布到废止，已经经历 65 年了。现在说废止就废止了，仅用两年时间。

2015 年，我下乡扶贫。驻村期间对各种惠农政策有了深入了解。以前住窑洞的，政府补贴用砖箍了；以前住土坯房的，政府补贴盖砖瓦房；以前担窖水，驮井水，现在自来水管压锅沿；以前是泥泞的土路，现在柏油路一直修到家门口。不论种植、养殖，不缴税就算了，还有补贴，收入还是农民自己的。只要你出汗出力，国家绝不亏你。养羊补助、养猪补助、养鸡补助，只要圈不空，国家就给补助，这在历朝历代都不会有，而现在我们遇到了，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一个好时代。

当年得场大病，花一千两千，不管以前家境如何，最后肯定都吃不消。2000 年后，农民有钱了，鼓励农民缴医疗保险，这样大病小病、住院都报销，并且报销幅度逐年增加，再也不怕“一病回到解放前”了。近几年，实施精准扶贫政策，农民除了按自己实际缴纳医保外，还有家庭综合意外保险、大病补充保险等。

去年母亲腰椎间盘突出，银川做手术花三万多元，就地医院报销，回盐池又大病补充报销，最后自付七千多元。还有个亲戚，是建档立卡户，在银川做手术花了十万多元，出院直接报销，回盐池大病补充保险报销、民政救助报销、乡政府救助，最后自付两千多。这要放二十年前只能“重病等着见阎王”了，而现在轻轻松松一点负担都没有。

## “人绝音书断”，手机喊响天

我们那腊月杀猪有叫人吃饭的习惯。中午一过，肉还在案上，小孩挨家叫人，转一圈回来，饭好了，村里人都来了。距离近可以亲自跑，就像生产队开会，过红白事叫帮忙的，都要一家一家请。距离稍远些就只能“喊话”，两个村子，中间有道深沟，直线距离两三里，若走过去得好长时间。那就去放羊，把手握成喇叭状，先“欧欧”几声，再扬把土。对面听到了，手里拿的东西挥几下，“唉唉”回应，接着又喊道：“给长喜说哈，他舅舅生病，好几天不吃不喝了。”长喜得了信息已经是两天后了，等赶到舅舅家时，舅舅刚咽气。

不在一个村子住，距离更远处，只能“捎话”。娶媳妇日子定了，赶紧通知亲戚。村子来一个妹夫村的人，让捎话给妹夫，“腊月二十跟锁娶媳妇，早点来帮忙。”邻村又见姨兄一个村的，赶紧捎话给姨兄：“腊月二十跟锁娶媳妇，早几天来。”

带东西带少、带话带多，捎话也经几传手，难免偏离原话。经历过许多捎错时间的，前几天回几天常出错。来早了，就留下事过了再回，有时来迟了事过了，吃顿饭临走撂一句“我这就把席吃了”，把礼补上回家。

## 尾声

我经历的几十年，亲眼看到麻黄山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，这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帮扶，得益于麻黄山人自强不息的拼搏，才换来麻黄山今天的美好前景。